

满语口语研究

恩和巴图 著



内蒙古大学学术丛书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学术丛书之一

满语口语研究

本书的出版得到内蒙古大学学术出版基金的资助

恩和巴图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满语口语研究

恩和巴图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1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32 印张:12.25 字数:306千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81015-488-5/H·33

定价:12.00元

A STUDY OF THE SPOKEN MANCHU LANGUAGE

by Merden Enhebatu

The present book, which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of Manchu speeches in Sanjiazi Village, Fu Yu Coun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summer, 1961, contains a discussion on the vocabulary of oral Manchu, sixteen texts as well as 3,800 word entries. This is a precious collection of material and an important reference book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Manchu language.

内蒙古大学学术著作及教材丛书编审委员会

主 编 旭日干

副主编 曹之江 包 祥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克健 包 祥 白培光 刘树堂

旭日干 许柏年 吴 彤 张鹤龄

周清澍 施文正 曹之江

前言

一九六一年夏，内蒙古大学满语调查组到黑龙江省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村调查了满语口语。调查组由四人组成：清格尔泰（当时为中文系副主任），金启宗（历史系教师）、白音朝克图 and 本书作者。整个调查工作是在清格尔泰先生的领导下进行的。

我们于八月初从呼和浩特出发，途经齐齐哈尔市和富裕县并由富裕镇干部孟淑居（满族）同志带领到了三家子村。调查工作是从8月17日开始进行的。开始，四个人一起记录了会话用语（基本词汇及句子）。这个工作大约进行了一周，然后几个人开始分头进行调查。调查组几个同志的分工情况是：金启宗先生主要负责调查了三家子村满族的社会历史情况；清格尔泰先生和白音朝克图同志负责调查语音、语法；笔者负责调查词汇及话语材料。金启宗先生因为开学后有教课任务便提前离开三家子村返校。其余同志在三家子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工作。词汇调查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编的《锡伯语词汇调查表》作提纲进行的。

我们于九月中旬带着发音合作人一起到富裕县城继续工作。清格尔泰先生及白音朝克图同志一边整理调查材料，一边整理语音系统。笔者继续按大纲调查词汇，并进行了部分话语材料的录音工作（因为当时三家子村没有通电，无法进行录音）。我们于九月末结束那里的工作返校。

我们的调查工作得到了嫩江地区民委、富裕县文教科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得到了三家子村满族群众的热情帮助。陶成富同志为我们提供了食宿方便,而且帮助我们学习满语单词及会话,还给笔者提供了2篇话语材料。给我们提供话语材料的还有赵荣庆同志1篇,赵喜庆同志2篇,计德焕同志2篇,其中1篇是关于老汗王(即努尔哈赤)的传说,陶金寿同志2篇传说及3篇萨满神歌。我们的调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得到一定的成绩是同以上领导及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并无私地提供语言资料是分不开的。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这次满语实地调查工作,向国内外学术界证实了在我国仍然存在着活的满语口语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因而引起了学术界及有关方面的重视,《光明日报》为此进行了专门的报道。

从七十年代开始,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先后到三家子调查满语,研究那里的满语口语。我们作为三家子满语的最早的调查者和研究者之一,经过艰苦努力,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陆续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金启宗先生于1981年完成并发表了三家子屯调查报告专著《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一书,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82年10月,清格尔泰先生发表了《满洲语口语语音》一文,收入《内蒙古大学学报》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专刊《学术论文集》。在两位先生著作的启迪下,笔者开始了编写本书的工作。重新拿来原始记录资料加以整理并重新写成词汇及句子卡片。我于1961年冬整理好的一本三家子满

语话语材料，在清格尔泰先生处保存下来了，这实在令我感激不尽。这本资料大大地充实了本书的内容。

本书由下列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论满语口语词汇；第二、三家子满语话语材料；第三、三家子满语词汇。第一部分包括了两篇文章：《三家子满语口语及其词汇》和《满语口语词汇的语音简缩现象》。第一篇文章我曾于1991年9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大学第二次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上宣读，并以《三家子满语词汇》为题刊登在《民族语文》1992年第三期上。收入本书时做了一些修改。第二篇曾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2年第3期。

重访故地，再去三家子调查研究，是我多年的宿愿，但遗憾的是由于经费不足及其它种种原因终不能成行。幸而，近年有不少国内外同仁前去调查研究，已经发表的著述高见亦颇多。笔者作为三家子满语最早的调查者之一，应该也有责任将其调查成果公诸于世，哪怕它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好，以便于诸位学者以及三家子村的满族同志们来纠正其欠缺乃至错误之处。

拙作今天得以出版并同读者见面，承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社长载其芳、副社长莫久愚、总编陈羽云和佟静仁等同志以及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关照，在此一并致以深厚的谢意。

编者 1993年5月
于内蒙古大学

目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论满语口语词汇

三家子满语口语及其词汇

一、满语口语词汇和书面语词汇	(7)
二、增音、减音及语音换位现象	(13)
三、词义的变化及其某些特点	(15)
四、词汇演变的某些特点	(18)

满语口语词汇的语音简缩现象

一、元音脱落	(22)
二、辅音脱落	(25)
三、音节脱落	(28)
四、长元音和复元音的缩略	(30)
五、复合词语音的简缩	(34)
六、口语词汇语音简缩的特点和作用	(36)

第二部分 三家子满语话语材料

一、会话用语	(39)
--------------	------

二、满语对话(1)	(53)
三、满语对话(2)	(58)
四、打鱼	(63)
五、去富裕卖鱼	(65)
六、打猎(1)	(69)
七、打猎(2)	(71)
八、拉石灰	(73)
九、关方友的故事	(77)
十、丁郎寻父的故事	(79)
十一、关于河神爷的传说	(90)
十二、关于佛满洲和伊彻满洲的传说	(92)
十三、关于老汗王的传说	(97)
十四、萨满神歌(1)	(114)
十五、萨满神歌(2)	(130)
十六、萨满神歌(3)	(135)

第三部分 三家子满语词汇

a	(143)
æ	(161)
b	(163)
d	(181)
dz	(199)
dz̥	(209)
u	(213)
e	(226)
f	(227)
g	(240)

g	(247)
i	(257)
j	(262)
k	(272)
l	(277)
m	(282)
n	(294)
n,	(301)
o	(302)
o	(307)
x	(307)
p	(308)
q	(309)
s	(311)
\$	(324)
c	(328)
t	(334)
ts	(350)
t\$	(350)
tc	(353)
u	(356)
v	(365)
x	(374)
x	(384)
y	(387)
z	(388)
z	(388)

后记

第一部分 论满语口语词汇

三家子满语口语及其词汇

三家子村,满语称 ilan boo (伊兰李),隶属黑龙江省富裕县友谊乡,位于齐齐哈尔市东北 95 里,中和车站北 12 里处,离富裕镇 45 里。该村原住有计(计布出)、陶(托胡鲁)和孟(摩勒吉勒)三姓,故得此名。据历史资料记载,他们原住在长白山一带,康熙 28 年(1689 年)迁至齐齐哈尔附近。他们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水师的后裔。1961 年该村共有 101 户,419 人。其中满族 80 户,355 人;汉族 19 户,54 人;达斡尔族 2 户,10 人。

他们掌握满语口语的程度基本上同年龄有关,即年龄越大,满语越好,年龄越小,满语越差。50 岁以上者满语好,汉语不太好;50 岁以下;20 岁以上者满语汉语都好,在家里多讲满语;20 岁以下的青少年及儿童的汉语比满语好。平时主要用汉语,还有一部分人不会讲满语。具体数字如下:

年龄	人数	占全村满族人口的 %
50 岁以上	58	16.4
20 岁以上 50 岁以下	108	30.4
20 岁以下	189	53.2
计	355	100

如果我们以 20 岁为界将他们划分成两部分的话,这两部分人大约各占一半。这就是说,在三家子村能同时使用满、汉语的人和汉语比满语好的人各占一半,后者稍多一些。看来三家子村满族人口属年轻型结构。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比满语好的人必

将占多数。即从满、汉语双语逐渐进入主要使用汉语。就 1961 年的情况而言,汉语虽已略占优势,三家子村的满族人仍在使用着满语,满语仍未失去交际工具的作用。

三家子满族之所以能够保存满语至今,原因固然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主要是因为三家子村是个满族聚居村。因为村里几乎全是满族,所以长期保存了一个说满语的良好语言环境。实际上,三家子村周围亦属多民族居住区;离三家子村东不到几里地便是大登科、小登科等达斡尔村屯,不远处有清朝时期从新疆迁来的柯尔克孜族的村子,还有许多汉族村落。即使这样,由于满族在本村内的人口一直占绝对优势^①,满语环境还是得以保存下来了。

一、满语口语词汇和书面语词汇^②

首先,让我们在这里将三家子满语口语词汇同满语书面语词汇做一比较研究。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共记录了 3800 余条词,除去一些变读词,基本词约 3000 条。与书面语词比较的结果是:相同词约 2400 条;词根相同,构词附加成分不同的词和用满语固有材料新创词各约 100 条;汉语借词约 300 条和特殊词约 100 条。下边依次分析一下上述各类词。

1. 与书面语相同的词。与书面语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词占三家子满语词汇的 80% 以上。这证明三家子满语口语词汇,尤其是它的基本词汇,与书面语大致相同。当然,这些词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一点将在下边各节讨论),但其音义基本上与书面语相

① 1961 年,满族占全村人口的 84.3%,而且据他们讲,那些外来户的大部分也是近几年才从外地迁来的。

② “满语书面语词汇”指现有的满文辞书中所出现的词汇;“口语”、“满语口语”均指“三家子满语口语”;“口语词汇”即“三家子满语口语词汇”;“书面语”指“满语书面语”。下同。

同。如果我们视三家子满语为当时满语共同语的一个方言的话,可以说该方言与构成满语共同语的方言之间差别不大,它们的词汇基本上是相同的。另一方面,虽然满文已失去了对三家子满语的有力影响,但仍能看到其影响的痕迹,如有的发音合作人经常指出某某词是“文言词”,即书面语词。这证明他们仍有某些书面语方面的知识。

2. 词根相同而构词附加成分不同的词。有些词的词根虽与书面语相同,但其构词附加成分不同。例如: *saajakun* ← *saajan* (书面语: *suwayan*^① “黄”) + *-kun* (接于形容词词干表示减抑意义的附加成分) “干支之己”; *cianggiakun* ← *cianggian* (书面语: *šanyan* “白”) + *-kun* (同上) “干支之辛”。这两个词在书面语则为: *sohon* 和 *šahūn*, 发音合作人不懂这两个书面语词。此例可以证明口语词汇与书面语词汇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又如书面语中某些词接缀附加成分 *-ša*, *-šo* 派生动词,而在口语则接缀 *-la*, *-lu*, *-lo*, 派生动词。例如: 书面语: *dohošombi*, 口语: *dəxlome* “跛、瘸”; 书面语: *fithembi*, 口语: *fitkulume* ~ *fitgulume* “用指弹”。

口语中也有一些用书面语中所没有的附加成分构成的词。例如: *bəlgəkəndi* ← *bəlgəkən* (书面语: *bolgokon*) + *-di* “略干净的”、*bulkundi* ← *bulkun* (书面语: *bulukan*) + *-di* “略温的”、*dwŋle* ← *dwŋ* (书面语: *den*) + *-le* “很高”, *umkwle* ← *umkw* (书面语: *emke*) + *-le* “只一次”, *xədən - len* ← *xədən* (书面语: *hūdun*) + *-len* “快些”等。

3. 新创词。这种词或是书面语中没有,或与书面语不同。总的来讲,三家子口语里新创词很少,但也有一些。例如: 书面语: *sahaliyan turi* “黑豆”, 口语: *jedzin tuire*, *jedzin* 与书面语的 *yacin* “青、黑”相当; 口语: *gulwŋ gaime* (一种民俗,给受惊吓的小孩叫

① 满文转写照《简明满汉辞典》,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魂);书面语不见这种词组。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满语口语同书面语之间的不同所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不再使用满文以后口语继续发展造成的。

4. 书面语中没有的汉语借词。众所周知,满文里来源于汉语的词很多。此次我们记录了 300 多条汉语借词,其中有近 200 条是满语书面语中没有的。这些词的大部分是新借的汉语借词,也有一些并非是新借词。关于汉语借词在本文第四部分再讨论。

5. 特殊词。根据我们的调查,三家子满语口语中有 100 多条音、义完全不同于满语书面语的词。可以认为,它们是三家子满语所特有的一些词。例如:

书面语	口语	词义
heltmehen	kumnia	蜘蛛
ulmen hūlhatu	malun	蜻蜓
uihe	ʃuke~ʃukai	(牛)角
feye	jar	伤
umgan	imin	骨髓
nujan	ʃʌ:ʒʌ	拳头

口语词汇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比书面语词汇丰富和细微。仅以表示“黄鼠狼”的词为例,书面语只有 solohi 一词,而口语则有 so:jiniŋɣw “黄鼠狼” u:jiniŋɣw “母黄鼠狼”、mɔvɑ:t “公黄鼠狼”、dzetɕkw “小黄鼠狼”等词。前两个词显然是与 sɔjin~sɔajin “黄”和 w:ni~w:niw “母的、雌的”同根,其余两个词在书面语中没有找到对应的词。

有时,口语特殊词与同义的书面语对应词并存。例如:“影子”在书面语中为 helmen, 口语对应词为 kwlmuk ~ kwlmuko, 同时还有同义的口语特殊词 gwrluk, 其词根 gwr 存在于蒙古语族语言之

中。例如：蒙古书面语 gere!^①“光”、达斡尔语：gər“捕鱼用照光火把”、gərd“照光捕鱼”等。满语书面语中也有同根词。如：gerembi“天亮”、gerilambi“一晃”、geri fari“恍恍惚惚”。又如“枕头”，书面语：cirku，口语对应词：tšurko，口语同义词：durwŋ。后者与蒙古书面语的 der-e 与达斡尔语的 dərəb 同源。

也有一些特殊的代词及数词。例如：aizlg~aizwg“多少”、wzlg“这样”、twzlg“那样”等。aizwg 没有对应的书面语词，从语音构成上看近于书面语 ai gese (ai“什么”、gese“象”)。“几个”在锡伯语口语：yask，书面语：ya gese，其音义均与三家子口语的 aizwg 相似。wzlg、twzlg 从词义上与书面语的 enteke、tenteke 相当，但从其结构上看很象是在书面语的 ere“这个”、tere“那个”上加 gese“象”而构成的词。

口语中也有一些特殊的动词。例如：“点火”为 ja:ɣ ta:vume (书面语：jaha dabumbi)或 ja:ɣ tšokume。其 tšokume 在书面语中没有。这个词可能与达斡尔语的 nəwu: tʃoki“打火镰取火”中的 tʃoki 同源。又如：“干肉”为 ʃu:luɣ jele，其动词 ʃu:luɣ 可能与达斡尔语的 ʃulu:kə：“肉干”、ʃu:ru：“干柳条枝”、ʃu:ru:sən“树枝干枯了”等词同根。

三家子满语口语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联系动词 gw-，与蒙古语的 ge 完全相同。它可以有动词的各种形态变化并在句中起联系作用。如：ilan bo: durgidu xwšwɳfu gwmw (~gurw) um ba: bi“在三家子村西边有一个叫河神府的地方”。…vwiɣun dʒavke gwm gɳna:ɣa“想抓活的”。书面语 gisurembi 和 sembi“说”的口语对应词不能充当联系动词。口语中还能碰到与蒙古语助动词 bayi- 完全相同的 bai-。例如：jilim baim giɔbw dʒɔlim tanduɣw“立着瞄准孢子开了枪”。baim 是助动词 bai- 的并列副动词形式。

① 蒙文转写照内蒙古大学编《蒙汉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年。

口语中有不少书面语中所没有的摹拟词。例如：摹声词 *di:lun* *da:lun* “丁零当郎”、*kutun katan* “叮当”；拟态词 *xavur xavur* “植物叶干透状”、*limbil lambil* “软绵绵状”、*tök tök* “硬梆梆状”等。

三家子满语口语的一些特殊词与达斡尔语同源。例如：

三家子满语	达斡尔语	词义
<i>ka:la</i>	<i>ka:r—</i>	河水变少
<i>tcixmi</i>	<i>tcika:mi:</i>	狍腿皮靴子
<i>mə kuŋku</i>	<i>mə:d kəŋk</i>	黄瓜
<i>xatluume</i>	<i>xatla:—</i>	打捆
<i>ciangame</i>	<i>tʃaggəl—</i>	累
<i>tšuryume</i>	<i>tʃəryu—</i>	打绳子
<i>bələk</i>	<i>bəlyʷ</i>	全都
<i>tcingwu</i>	<i>tʃəkə:~tʃiŋkə:</i>	静悄悄

有的特殊词与达斡尔语、蒙古语都相同。例如：

三家子满语	达斡尔语	蒙古语	词义
<i>bələk</i>	<i>bəlyʷ</i>	<i>bəlgə</i>	连根拔掉
<i>olindai</i>	<i>ɔ:ldi</i>	<i>eləndai</i>	棉上衣
<i>mutur</i>	<i>məter</i>	<i>meter</i>	就是，好象
<i>durwŋ</i>	<i>dərəb</i>	<i>der—e</i>	枕头
<i>murug</i>	<i>muryʷ</i>	<i>morgo</i>	鲤鱼
<i>xa(veŋge)</i>	<i>xau</i>	<i>haban</i>	公猪
<i>tə:rə</i>	<i>tər</i>	<i>tərei</i>	半大猪
<i>qək</i>	<i>kuak</i>	<i>hebhə</i>	脱掉

有的词义稍有区别。如：三家子满语的 *qaraku* 和达斡尔语的 *xarə:wai* 表示“无能”，而蒙古语的 *harigə* 表示“体力”，*harigə ugai* “体弱”、“不舒服”。

此外，也能碰到少数几个只与蒙古语相同的词。例如：数词“亿”在满文里是 *bunai* 或 *tumen tumen*，但在口语里却是 *tumen*

tuk, 与蒙古语的 tuk tumen 同源, 只是两个词的搭配顺序不同而已。又如口语的 nuŋ “更”、mɔxtur “秃的”与蒙古语的 neng、mɔgter 相同。

三家子满语口语中“烟”有两个说法:dæ:mga 和 daggw。前者与蒙古语口语相同,后者与达斡尔语相同,两者均与满文的 dambagu 不同。蒙古语喀喇沁土语的 dambɜ: 与满文的 dambagu 相对应,也可能是借自满语。上述事实证明满语和这些语言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因此,研究满语口语里存在的这些特殊词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研究并弄清这些词的来源,不仅对于弄清满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而且对于研究满语与其他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有益的。

二、增音、减音及语音换位现象

与书面语词汇比较,我们发现口语词汇有增音、减音及语音换位等现象。

1、增音。没有发现增加音节的现象。有增加辅音 n 和在少数词中增加辅音 l、r 的现象。增加辅音 n 的现象可以出现在词的任何位置,但多出现在词末。例如:

书面语	口语	汉义
umiyaha	umia:ɣa~nimia:ɣa	虫子
hūlhi	xɔlɣen	傻子
jadaha	dʒa:dʒan	残疾
laju	ladʒun	笨
basa	ba:zu:n	工钱
murū	murun	模样
sujakū	sudʒa:ŋku	枪支架
harha	xalɣan	鞋帮